

作者：陳子昂

武州刺史人
今上同安而紀公

特

馬

聖

沐芳

次生
風心
高水
古

沈



述

山東濟南出版社

丐 聖

潘 峰 著

山东济南出版社

(鲁)新登字14号

丐 圣

潘 峰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诚
济南出版社出版
(济南市经七路351号)

封面设计：潘 峰
山东临清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张：8.5
字数：148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
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000册

ISBN7—80572—693—0/I·102

定价：2.50元

序

潘 峰

此书成稿已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只是碍于有些史料一鳞半爪，有些看识难以定夺，故一直才未成书。

武训是一个近代历史上出现的人物，对其评价也曾一度聚讼纷纭、褒贬不一。我对武训的研究很肤浅，但对武训的传闻，从小就听说过许多。我的祖父是一位老私塾先生，他爱给我讲一些有关武训的故事。因此，童年时期，我就对武训其人有一点朦胧的感知。这些年来，潜心翻阅了一些资料，总觉得武训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。

武训出身极为贫贱，一生基本以乞讨为业，含辛茹苦，挨冻受饿。他历尽了人世间的磨难，捱尽了蝼蛄生活的艰辛，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，依靠讨饭和帮工拼命地积攒钱财，先后操办修建起了柳林、杨二庄和临清三处“义塾”，做出了旷代未有造福乡里的义举。——这是否可以说是值得后人称颂的“武训业绩”呢？

武训生活的时代，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民生凋敝，人穷财匮，哪里还有钱去兴办学堂呢？这对于服则襤褸、卧无枕衿的武训来说，更是谈何容易。但他毕竟一手操办起了三处义学。这靠的就是艰苦卓绝、坚毅不拔、执着不倦的追求精神，他“时时想着那件事（指办义学）”，“不

序

办成那件事死不安静”。他有一颗乐为善事的灵魂，有一副比干牛皮都坚韧的耐力和毅力。——这又是否可以说是值得后人颂扬的“武训精神”呢？

诚然，武训在颠沛流浪、苦苦追求中，作出了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“怪异”行动，被世人称为“傻豆沫”。对这种现象，只要我们真正把武训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中去揣摩，就不难理解了。当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、连衣都穿不上的时候，可以想象是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的。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武训一些异于常人的举动，说成是“下贱”、“无赖”、“疯癫”，那未免就有点言过其实、冤于古人了。

总之，武训是一个真实的人物，又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；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，更是一个受人崇敬的人物。后人有的把武训称为“武先生”、“武圣人”，我想是名副其实、无可非议的。孔子是一个从事思想教育的至圣先师，传世千载；可以说武训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义学圣人，流芳百世。——故此书名定为《丐圣》。

1991年8月于聊城

目 录

序..... 1

第一章 古老而真实的传说：一个两手空空、“状类老妪”的流浪者便是武氏祖先。武庄，成为武氏家族的真正“发祥地”。…… 1

第二章 武七与贫穷同时来到人间，他七岁便开始了卑贱而艰难的乞讨生涯。小武七于精乞道，但他渴望象别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。… 8

第三章 武七弃丐当长工。他目不识丁将对联贴错，他因索要工钱遭恶主一顿毒打。…… 19

第四章 武七大难不死，醒来重操旧业。他立志积攒钱财办学堂，为此而捱尽乞丐生活的磨难，人们称他为“义学症”。…… 33

第五章 武七开辟新的生财之遭。他为了攒钱办学，甘愿当牛做马、自我侮辱，丢掉了人

目 录

- 的“尊严”。……………49
- 第六章** 武七固执地走着自己的路。黑旗军揭竿而起，威振一时。武七凭吊战场遗迹，巧遇故人。……………59
- 第七章** 武七历尽艰辛积攒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，他把钱分别埋藏起来。武七偶知“钱能生钱”的道理，他把钱全部托付给表兄。……73
- 第八章** 武七又学会新的挣钱门路：搓线头，缠线球。武七为人作媒，成就好事。武七“认干娘”，后人费解。……………82
- 第九章** 武七被骗，他艰辛积攒的二百吊钱被人白白坑去。母亲去世，武七失去了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温情。……………95
- 第十章** 武七又攒足二百多吊钱，全数交给进士姜峻岭存钱生息，姜进士干爽应允。……………105
- 第十一章** 武七靠讨饭发了家。他置买了几百亩土地，租出收息。他为办义学，一文不外借，得罪了亲人好友。……………113
- 第十二章** 武七放粮，赈济灾民，称颂乡里。武七慷

	慨救济张家婆媳，洗掉了“吝啬鬼”的溢名。……………129
第十三章	武七求得贡生杨树坊的鼎力相助，终于建起第一处义学——“崇贤义塾”。开学之日，场面隆重，热闹非常。……………136
第十四章	武七时来运转，被县太爷和巡抚大人先后召见，皇帝又恩赐加封。但他视功名为粪土，仍一心攒钱办义学。……………153
第十五章	武训漂落千佛寺遇了让，会心人月夜一席谈。一丐一僧合办起杨二庄义学。……………166
第十六章	武训定居于闻名南北的临清州。堂、馆、临三县官民争先为武训树碑立传。……………174
第十七章	武训被世人看作是一个“异人”、“怪人”、“神人”。但武训终究是武训，他留给后人的是“武训精神”。……………182
第十八章	武训办起第三所义学“临清武训学校”。武训在临清安安静静地死去，享年五十九岁。他死之后，受到人们的极大崇敬，称他为“武先生”、“武圣人”。……………188

第一章

古老而真实的传说：一个两手空空、“状类老妪”的流浪者便是武氏祖先。武庄，成为武氏家族的真正“发祥地”。

这里地处中原，据说，是最早孕育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地方。放眼望去，浑黄色的土地无涯无际，苍苍茫茫的原野给人一种寂寥、凝重之感。这里的土地不算贫瘠，但也说不上肥沃。庄稼有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红高粱、地瓜……；蔬菜有红白萝卜、白菜、菠菜……。树木品种不多，只有杨树、榆树、柳树、槐树等屈指可数的几种。单调的自然景光和贫乏的物产，使世代生息于这里的人的灵魂都变得很粗糙、迟钝。男人一把锄头，女人一辆古旧的纺车，会从幼年陪伴着他们一直到被埋进坟坑里。说是忠厚、淳朴、驯良也罢，反正他们都极少非分之想。只要能活下去，他们就会安分守己的往下活；直到你以为无法活下去了，他们还在那里默默忍耐着，以非凡的耐力接受所加在他们心头的一切。

最能代表这里自然环境特色的是春天。但是，这里几乎觉察不到春天的存在。当人们从歪歪斜斜贴在粘黑的土壤

第一章

上的那发了黄的皱巴巴的“土制月历”上发现，漫漫长冬已无所肆虐春天就要到来，因而那浑浊迷茫布满了一层灰色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惊喜的光亮时，干燥得如同滚滚浓烟般的大风季节也就开始了。大风卷起尘沙，南一场北一场的强烈地刮着，天空搅拌翻腾着碎屑和黄尘。不辞劳苦的农人或仆仆于道路的旅客，眼窝嘴角上都积聚着一撮细碎的黄沙，吐一口唾沫，颜色都是土黄色的。有时，风沙大时，白天吃饭，饭桌上都要点起一盏昏黄的油灯。无休无止的风，刮的人心里发烦，残酷地折磨着人们的神经。

这样的日子也终究会有尽头的。干燥的风渐渐停息了，人们从那黑魆魆的百年土屋中探出头来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噢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柳树枝条上已涂上了一层闪亮的新绿，白杨树下落满了毛茸茸的“巴拉狗”，踏上去，软绵绵的挺舒服。扒光了脊梁在墙外的石滚上坐一坐，感觉不到一丝凉意。再过几天，太阳可就日渐“毒”起来。小河干了底，麦子黄了梢，大地由黄转白。这意味着，老天向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发出了警告：酷热难当的夏季又要来临了。春天在哪里呢？人们年年盼着春天，而年年获得的又总是空虚与失望。

已经很难具体说出那是怎样一个年代了，距今大概总有五百多年了吧。论起来，那时在中国当皇帝的恐怕该是姓朱。在一个春季的日子里，在距堂邑县城西北四、五十里远的一条土路上，有几个衣衫破烂的乡民艰难地行走着。为首的是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挑着一副担子，在他身后，

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，手里拎着一个八、九岁的男孩，怀里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。不用说，女人一定是汉子的妻了，孩子则是他们的儿女了。

“喂——我说，歇一会儿不好么？”女人颠着一双小脚，气喘吁吁，掠一把紧贴住脑门的一络头发，央求似地说。

“不行！天晚了，没住处。”声音低而沉静。看得出，汉子是个刚毅的人，连话语都很简短。他回头看看疲累不堪的妻儿，把担子换换肩，腾出一只手，默默地从妻子手里拎过大点的孩子，继续往前走，但脚步却放慢了。

汉子的长相有点怪，“状类老奴”，他的额头很狭长，颧骨很突出，两颊下垂，肌肉松弛。眼睛是细长的，嘴巴是扁阔的，配上一副挺直的鼻梁，倒也相称。

夕阳西坠，一群群乌鸦掠过头顶，给正在黑下来的暮色增添了几分阴沉。脚下的路，浮土盖过脚面，走过去，蹬起一路烟尘。汉子抬头凝神，望望前面，路，漫无尽头。他眼里闪过一丝迷惘，但随后就消失了。他闭紧嘴巴，又坚定地迈开了大步……。

“老乡，腿上功夫挺棒哟！走起来，象蹬风火轮似的。”

在乡间，农民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特有的诙谐和乐观，他们什么时候都能寻到开心。他们能够熬过穷苦与艰难，一辈一辈活下去，大概这种性格该起到不小的作用吧。

汉子转过眼睛一看，见路旁一棵枯树下，有几个农民正坐在那儿歇息。从他们脸上，看不出半点恶意。刚才那句话，不过是一种善意的调侃。他又慢慢转过头去。

第一章

“放下担子歇会吧。就是你能行，也得顾恋一点娘们和孩子啊！”

也许是后面这话使汉子动了心。他朝后看了看妻儿，妻儿也正眼巴巴地望着他。他低声叹息了一口气，在路旁放下担子，坐了下来。

“老乡，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几个农民中，一个年纪稍长的开口问道。

“武成。”汉子好似不愿意说话，声音低沉，从腰间掣出一柄长烟袋。

“赶路到哪里去？”

“逃难。”

听说是逃难的，农民们一下都聚拢过来，用同情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家子。逃难的人，他们见得多了，久而久之，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观念：对这种沦于最痛苦阶层的人是不能轻慢的。在北方农村，谁欺侮了逃难者，谁就会受到公众的藐视和责难。

“老家在哪里？”还是刚才说话的那个农民打破了沉寂，继续问道。

“山西汶水。”

“喔唷！山西汶水！走了不少日子吧？别忙，让我算算看……得一个月的路程吧？”

汉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还打算往前走吗？是投奔亲戚还是——”

“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们是无亲无故。”汉子的妻子忽然插了进来，“一天一天的就这么走啊走，唉，走到哪里算是个头！”女人说着，竟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。

汉子低下头，握着烟袋，一口一口地猛抽。

几个农民见状，眼睛都有些湿润了。

“老乡，你都会干些什么？”还是刚才说话的那个农民。

“会干什么？”汉子惊异地抬起了头，好象对这句话感到奇怪似的。然后，又低下了头，巴嗒巴嗒地抽了几口烟，徐徐喷出一口苦涩味很重的乳白色烟雾，在嗓子眼里咕啾了一句，“庄稼人该会的，都会！”

“那就好！”说话的那个农民忽然高兴起来。“我有个意思，说出来不知你愿意不愿意。要是你有更好的去处，你就还是走，我不耽误你的前程。要是没有地方可去，老是走下去又有什么意思。我看你象个忠厚实在人，不瞒你说，兄弟我家里倒有几顷荒地，正好缺个种地的。你不妨就先在我家住下来，说大一点，我算你的东家，你就给我做伙计。先试上一阵，你觉得合算，就干；不合算，另谋高差。是走是留，一切由你。你合计合计，拿个主意，怎样？”

在这个农民不断说着的当儿，汉子那麻木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，他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待那个农民一住口，就赶忙作了一个揖：“老哥，我愿意！谢谢你老的救命之恩！”

“谢谢你老！”女人涕泪交流，又惊又喜地谢个不迭，“你算救了我们一家子！”

“喔……不客气，理当的，理当的……”也许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满足。那个农民拱拱手，憨厚的脸上添了几分矜持和得意。

第一章

有了安身之处，汉子心里踏实多了，阴沉的脸庞也舒展得多了。他从烟荷包里挖出一袋烟，毕恭毕敬地递给他的新主人，还用带点讨好的口气问：“老哥，请问……你的贵……贵宅在哪里？”

“小子，用不着跟我来这套，酸溜溜的。”那农民笑着用手拍了他的一下肩膀，“往正北看，那个村庄就是。你小子以后也就是这乡人了。这村子叫近古寨。”

“近古寨。”

在保存至今的“武氏宗谱”上，这个从山西来的叫做武成的汉子，就成了武家的第一代始祖。农村中春节祭祖，都要在堂屋正中挂上先人的“影”，武家的那张人“影”，显然经过了画匠的精心修饰。尽管如此，相貌特征还是很突出的：额长颧高，两颊松垂，嘴巴扁阔，鼻梁挺直，“状类老嫗”。

世事沧桑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。武成的子孙在近古寨耕作生息，艰难而满足地生活着，一代又一代，都是乡邻们交口赞誉的温良驯民。若没有意外的世变，他们是很可能就这样把“根”牢牢地扎在这个小村庄的土地上的。

中国的老百姓最希望能够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地过日子，然而他们也最难得到这样的“天赐”。天灾人祸，战乱世道，使他们经常蒙受灾难，连个喘息之机都很难得。

正是因为遇上了这样一个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时代，在近古寨生活了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武氏家族，不得不象他们的祖先一样，再挑起一担破烂，扶老携幼，又一次踏上

“逃难”的道路了。

一个叫武刚的武氏子弟，这时还很年轻，但已经不像他的祖先那样富有朝气和力量了。他失去了先人身上的那股“蛮劲”，变得有些猥琐懦弱。他吃不消漫漫长途中的颠沛流离之苦，一想到说不定会由于冻饿而倒毙路旁，被饥饿的鸦雀啄净心肝肚肠时，他就头皮发麻、两腿直抖。离家那天，他象一个女人那样，没有出息地大声嚎啕着。

懦弱和胆小，使武刚终于离开了逃难的行列，一个人在附近的村子里辗转流浪，过着乞讨生活。后来，他来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庄住了下来。这个村庄那时叫什么名字，现在已经失传。只知道经过漫长的变革迁沿，原先的村民都逐渐零落，而武家倒家丁兴旺起来。虽然依然穷苦，可人口几乎占了全村的一半。所以，后来人们都管这个小村庄叫武庄。

武庄，成为武氏家族的真正“发祥地”。论对宗族发展的功劳，懦弱的武刚似乎比始祖武成还要大。所以无怪武家在他们精心修订的“武氏宗谱”中，要把武刚同武成一样，特意用粗黑的笔道划出来，而且放在异常显眼的位置上。

第二章

武七与贫穷同时来到人间。他七岁便开始了卑贱而艰难的乞讨生涯。小武七精于乞道，但他渴望象别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。

公元一八三八年古历的十月十九日。时令刚届初冬。这一年，天气好象冷得特别早。劳碌了一年的农人来不及享受秋收的喜悦，骤然间猛觉得寒不可当，纷纷裹上了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破棉袄，绽露出的棉套都变成了土黄色。他们面带菜色，把手揣在袖子里，背靠着土墙，懒洋洋地闲聊着。

“妈的×，我家老鼠都成精了。昨儿晚上刚睡下，一群灰家伙就出了洞，又咬又叫，闹得那个凶啊！我一想，你们撕闹，管我球事！得，还是睡。后来，不咬也不叫了，炕前里咯吱咯吱响。这一下我可慌了。你们说，咋回事？”

“咋回事？说下去。”

“是一只大家伙没的可吃了，在啃我的鞋后跟。我半月前不是捡了一块皮子吗？我把它剪了一块钉到了鞋后跟上，

耐磨。那里想到，今几个老鼠也看上我这双鞋了。我顾不得穿衣裳，溜下炕，黑影里一脚猛踩下去，就听吱的一声——”

“踩着老鼠了吗？”

“踩死了！那血点子都进到我身上啦。我扯了一把铺草擦干净脚，心里那个乐啊！坐在炕沿上差点笑出了声。‘死鬼，还不赶快钻被窝，找死不成！’”

“谁这么说？”

“你大娘呗。给她这么一说，倒教我真想起冷来了。牙齿直打战，浑身起了一溜鸡皮疙瘩。我赶忙钻进被窝，一把搂住——”

“搂住什么？”

“搂住什么？说啊！”

“滚你娘的蛋——”

几个闲人正聊得高兴，从不远处忽然传来几声婴儿啼哭声。几个人同时一愣，相互呆呆地对望了一阵。

“这是谁屋里人在下崽子？”有个人首先开了口。

“谁家？还不是武宗禹家。没见他老婆肚子早大起来了吗？”

“肚子大？你又什么时候见过她肚子不大！反正从她嫁过来后，我就只见她老是一个样，下一个又一个。且慢，让我算一算，这是第几胎了？……两个男的，三个女的，哦哟！这是第六个。武宗禹可真能干！”

“不知道这一个是男还是女？”

“管他是男是女，还不是再给武庄添个要饭的！”